

歷代名儒傳卷之五

高安朱軾

全訂

漳浦蔡世遠

安溪李清植分纂

宋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始務記問爲該博及見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警之曰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聞語汗浹背面發赤明道乃曰卽此是惻隱之心一日

復謂之曰。君輩相從。祇學顥言語。故心口不相應。盍行諸。請問焉。曰。且靜坐。良佐質雖少魯。然志學極篤。事有未徹。其顥有泚。憤悱如此。旣成進士。又事伊川。嘗別一年。復至。伊川問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伊川喜。適朱光庭來謁。伊川指謂光庭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及歸。尹焞送之。問曰。何以教我。良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人有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强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焞歸以告伊川。伊川曰。可謂益友矣。良佐之學。強力不倦。舊苦多懼。

卽習於危階。日作課簿。記其言動視聽得禮與非禮者。以自程督。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同在程門。號四先生。而良佐所見最爲超越。初授秦州教授。其帥呂大忠每枉車騎過之。良佐爲講論語。大忠必正襟肅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遷應城令。立信以示之。始至事煩。信旣立。其事頓簡。是時胡安國以典學使者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士植立庭中。如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建中間除書局官。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彼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初良佐

未及第時。夢入內庭。不見上。惟太子涕泣。及釋褐。神宗
晏駕。哲宗嗣立。每舉以告學者曰。萬事有命。非人力所
計較。必能信命。方能養氣。不復挫折。故良佐平生未嘗
千人。其後召對忤旨。出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
廢爲民。在西京時。朱震自太學往謁。坐定。震請益。良佐
曰。當爲君講一部論語。震私念日晷幾何。何由得具講
說。酒五行。良佐掀髯曰。聽講論語。乃舉子見齊衰及師
冕。見二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
退而上達天德。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皆以此意求。

及禡職歸。謂學者曰。學既透得名利關。尚當窮理。方可望入聖域。否則萬難見道。吾蚤親有道。復爲克己之學。遂於世味若存若亡。比經憂患。仕意益薄矣。良佐爲人高邁卓絕。言論宏肆。善開發人。所著有論語說及門人所記語錄。其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命意皆極精當。至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尤得明道教人綱領。其語錄則朱子少時爲學。實賴是編以發其趣。故常手爲釐訂云。

論曰。良佐之沒。游酢實誌其墓。當朱子時。其文蚤已

失之。故事蹟不具。夫矜者氣盈。陽盈則愆。陰盈則伏。雖天地猶病之。而況於人乎。是故矜財賄者爲市道。矜祿位者爲鄙夫。矜功名者爲伯術。矜學識者爲華儒。至若顏子之視有若無。唐虞之浮雲太虛。則何矜之與有。伊川以良佐爲近思。而明道謂其足任展拓者以此。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醕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伊川遇之京師謂其資可適道及明道知扶溝方以倡興道學爲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教之乃召酢俾職學事酢欣然從之得其微言遂盡棄其學而學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越州蕭山尉縣有疑獄十餘年莫能決酢攝邑事一問得其情釋之雖明習吏事者不能逮也

用侍臣薦召爲太學錄除博士以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范純仁判河清待以國士純仁移守潁昌辟爲

府教授。純仁再相。除爲太學博士。純仁罷。酢亦丐外。授齊州判官。丁父憂。闋。調泉州簽判。徽宗立。召爲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久之。知漢陽軍。以母老丐祠。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母憂。闋。知舒州。移濠州。罷歸。僑歷陽。因家焉。酢自幼不羣。讀書一過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專目到。儀容詞令。粲然有文。望而知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恩。人樂自盡。時新法方行。編民困於征斂。所在騷然。酢歷知州軍。處之裕如。卽有興建。民若不知而事集。故戴之。

若父母。去則見思。伊川嘗謂楊時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見重如此。宣和五年卒。年七十一。諡文肅。學者稱廣平先生。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論語孟子雜解中庸義及文集十卷。

論曰。游楊皆始事明道。繼事伊川。獨能得其宗。其立雪事。學士尤所艷稱。蓋事之之嚴如此。純仁爲一時善類宗主。而尤惓惓於酢。豈虛哉。純仁旣不卒於用。酢猶浮沈州縣之間。有若不屑去者。夫存心愛物。補苴時弊。以爲民賜。是程邵之教也。及後朱子興。論酢

清德重望。皎如日星。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云。

善於處事。而大節始終。雖處艱難。而志氣不改。其
善於處事。而大節始終。雖處艱難。而志氣不改。其
善於處事。而大節始終。雖處艱難。而志氣不改。其
善於處事。而大節始終。雖處艱難。而志氣不改。其
善於處事。而大節始終。雖處艱難。而志氣不改。其
善於處事。而大節始終。雖處艱難。而志氣不改。其
善於處事。而大節始終。雖處艱難。而志氣不改。其
善於處事。而大節始終。雖處艱難。而志氣不改。其
善於處事。而大節始終。雖處艱難。而志氣不改。其
善於處事。而大節始終。雖處艱難。而志氣不改。其

楊時

楊時字中立。先弘農人。五世祖避地入閩。始家將樂。時資稟異甚。八歲能文。丁母艱。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甯九年。第進士。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以師禮見程明道於潁昌。明道稱之其歸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卒。時設位哭寢門。年四十。事伊川。一日。伊川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伊川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歸杜門種學。淳濔涵浸。嘗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爲得。若工無用之文。徼幸科第。果何益哉。

初明道爲人溫然純粹。無疾言遽色。時遽似之。故及二程之門者。明道最愛時。伊川最愛酢。其氣象實相類云。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闕改虔州。讞疑立斷。議事守正不阿。丁外艱。闕遷瀛州防禦推官。知瀏陽縣。厚見賓禮於安撫張舜民。漕使胡師文惡之。誣以他事。坐衝替。舜民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知餘杭縣。轉南京宗子博士。出知蕭山縣。所至有惠政。旣去而民思之。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久之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國甯觀。例罷。差監常

州市易務。而時年已幾七十矣。是時蔡京當國。天下多故。京知事必敗。稍欲引用老成。會路允迪使高麗還。言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爲祕書郎。到闕。遷著作郎。入對。首言自熙豐元祐。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艾。願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又乞警戒無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於是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乃陳時弊十餘事。且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募邊民爲

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慮都城四達。無高山巨浸爲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其爲國遠慮類此。及金人入寇。時益審審輸忠。上言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奮勵以竦觀聽。若示以怯懦。則事去矣。請罷免夫之役。及京城聚斂。東南花石之害。以收人心。已而欽宗受禪。金人日迫。勤王之師四集。大臣方以推恩晉秩。爭議行幸。莫念軍計。時請立帥以統援師。引唐九節度之敗以爲鑒。又言上皇禪位。而宰執敘遷。此何理也。主辱臣死。而爭爲竄亡之計。陛下何賴焉。童貫爲

三路總帥。棄軍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遁。宜以軍法從事。貫以閹誤國。今防城猶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欽宗大悅。擢右諫議大夫。至金人脅和。邀割三鎮以去。時復言河朔爲國家重地。三鎮爲河朔要藩。一旦棄之。是敵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非經遠之謀。且使勤王之師。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聞三鎮之民。以死拒守。若遣兵躡之。使腹背受敵。宜有功。乞召种師道問方畧。疏上。欽宗下詔出師。時又疏曰。金人尚駐磁相。破大名。又挾肅王以往。誓墨未乾。背不旋踵。

吾欲專守和議。豈可得乎。夫越數千里。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援兵四集。亦懼而歸。初非愛我。而割與三鎮。是助寇自攻也。臣謂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軍民集者數萬。欽宗患之。召問時。時言諸生忠於朝廷爾。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卽定矣。欽宗曰。無以逾卿。卽命兼祭酒。於是雪王珪被誣之冤。以直宣仁皇后之謗。推蔡京蠹國之禍。以摘王安石學術之非。有旨改修宣仁謗史。而黜安石從祀。初時浮沈於州縣者四十七年。及老居諫垣。僅九十